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諸葛忠武書　目錄

卷一至三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莊通敏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苗序洙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七

諸葛忠武書目錄　傳記類二名人之屬

王同伯武侯全書十六卷目録

右同伯是書實創奇作觀其搜採旁雜訂證疑誤可謂先哲之功人後學之嘉惠雖繁複恖冗略不校勘而朗識冲襟故當不朽用特紀其篇名願與好學深思者共披覽焉

陳壽進諸葛氏集目録

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又按本集雖亡幸存題目而一切譌託者又幸其別立篇名絕不攙溷然則存羊辨雁正賴古

書不惟裴世期王冏伯有功史籍而陳志益不朽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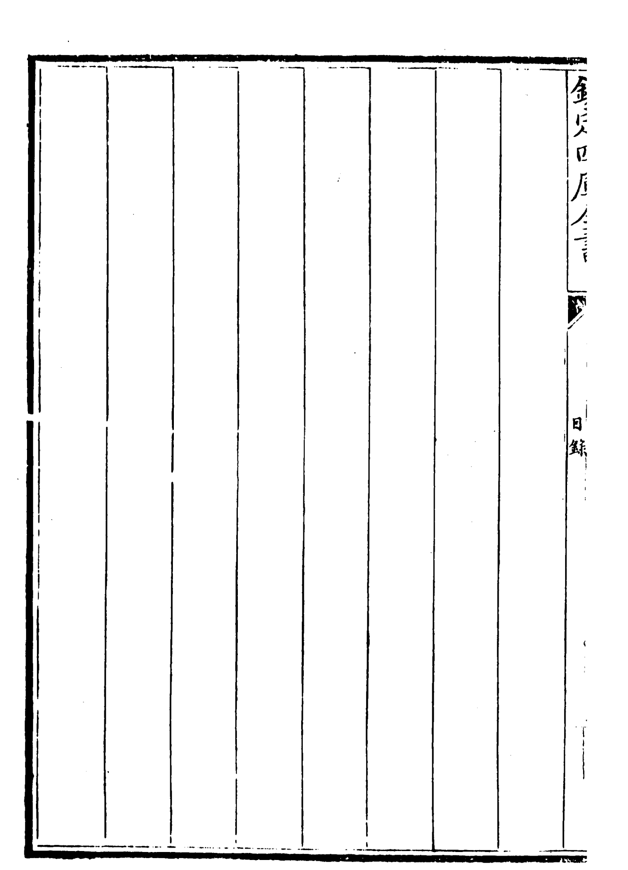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諸葛忠武書十卷明楊時偉編時偉字去奢吴縣人初王士騏撰武侯全書十六卷時偉病其蕪累更撰是書存其連吴南征北伐調御法檢遺事六卷而增年譜傳畧紹漢雜述四卷共十卷昔陳壽所進諸葛亮集二十四篇其文久佚惟其目尚見亮傳末

今世所傳亮集四卷由後人採摭而成文多依托如梁父吟乃褚亮之作見於唐歐陽詢藝文類聚乃因與亮本傳好為梁父吟事相合又褚亮姓名與諸葛亮字相近遂訛為亮作又黄陵廟記稱昭烈帝為劉氏亮之忠蓋斷不敢輕蔑其主如是且其中亂石排空驚濤排岸之語乃剽襲蘇軾大江東詞其偽妄尤不待言時偉此編於此類多所釐正較諸

家頗為精審其排比事迹亦具有條理可以見亮之始末其書本與陶潛集合編蓋寓言進則當為亮退則當為潛意然潛之詩文自為別集之流亮之事迹自為傳記之類難以併為一書故今録此書於史部潛集則仍別著録於集部焉乾隆四十二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諸葛忠武書引

按陳壽志所載諸葛氏集二十四篇開府作牧等書具存目録而裴松之註時引亮集云云至蘇東坡葉水心迺有不見全書之歎則侯集之亡久矣追惋散軼彌深艷羨近歲婁東王冏伯重輯武侯全書匪特在侯不容少此至於弘濟世業勸奬忠孝鬱為大觀而世多不見見亦不賞嗟夫枕中鴻寶帳内論衡豈可為不知者道哉今余是編實本冏伯更張位置僅三之一增損事辭

殆十之九蓋因合刻而自成別本匯掩前書而故立同異也互考當自悉之又味傳言好為梁父吟不言自作若今所傳步出齊城門意義膚淺奚取而好吟之黄陵廟記亦絶不類當時語氣别有附乙以竢明者又按傳封武鄉侯謚忠武而後人止稱武侯不解何義因題其端曰諸葛忠武侯書言書不言集不忘原集也原集既亡安得云全而取贋恩真疑誤後學如新書將苑等類則匯必陳裴不載罔伯不取而始辨也是用商之同志

寧毅毋濫云萬曆己未夏至楊時偉識

欽定四庫全書

諸葛忠武書卷一

明 楊時偉 編

年譜

時偉按古人年譜無事則闕此特變體歲引時事者維侯降神以挽炎祚而桓靈之傾圯既深操權之竊據已固是故伊呂之征誅易而孔明之興復難時為之也光和以前蘊亂未熾黃巾卓操適際侯生特紀

厥要以志時艱而事涉魏吴為稍詳焉

靈帝光和四年辛酉是歲侯生

按建興十二年甲寅丞相亮卒於軍時年五十四則知為辛酉年生　是歲皇子協生即獻帝

光和五年壬戌

是歲以災異博問得失議郎曹操上書切諌

光和六年癸亥

初鉅鹿張角以妖術教授分遣弟子轉相誑誘遂置

三十六方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方猶將軍也各
立羣帥訛言蒼天已死黄天當立以中常侍為内應
約明年甲子内外俱起
中平元年甲子
春角弟子上書告之詔三公司隷案驗有事角道者
誅殺千餘人下冀州逐捕角等角等馳勑諸方一時
俱起皆著黄巾為標幟故謂黄巾賊帝召羣臣會議
赦天下黨人

中平二年乙丑

崔烈為司徒因傅母入錢五百萬時人謂之銅臭

中平三年丙寅

諫議大夫劉陶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共譖陶

下獄死前司徒陳耽忠正宦官怨之亦陷死獄中

中平四年丁卯

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詔以議郎孫堅為長沙太守

討平之封堅烏程侯

中平五年戊辰

太常劉焉建議以刺史威輕宜改置牧伯侍中董扶私謂焉曰益州有天子氣焉乃求為益州牧州任之重自此始

中平六年己巳靈帝崩

立皇子辯　袁紹勸大將軍何進誅宦官不就進被殺紹遂勒兵捕諸宦官無少長悉誅之　召董卓將兵詣京師卓廢帝立陳留王協袁紹奔冀州

獻帝初平元年庚午

關東諸郡起兵討卓推袁紹為盟主卓遷帝長安

劉表為荊州刺史　是歲昭烈領平原相以關羽張

飛為別部司馬

初平二年辛未

袁紹使人說韓馥馥讓紹為冀州牧　袁術遣孫堅

擊劉表表將黄祖部曲射殺堅堅子策年十七有復

讎之志徑到壽春見術術以父兵千餘還策表拜懷

義校尉

初平三年壬申

王允使呂布殺董卓卓將校求赦不許武威賈詡勸李傕為卓報讎大戰長安中允被殺

初平四年癸酉

曹操攻陶謙初操父太尉曹嵩避難瑯琊為謙别將士卒所殺操引兵擊謙坑殺男女數十萬攻其三縣皆屠之雞犬亦盡

興平元年甲戌

是年陶謙卒衆推昭烈領徐州牧

興平二年乙亥

李傕郭汜共鬬傕刼天子汜質公卿遂燒宮殿帝幸弘農長安城空四十餘日　按陳志亮早孤從叔父玄依荆州牧劉表則知侯寓襄鄧當在此年以後

侯是年十五歲

建安元年丙子

袁術攻昭烈以爭徐州呂布襲下邳　秋七月駕至洛陽曹操迎天子遂遷都許　孫策取會稽太守王朗迎降策自領會稽太守　呂布攻昭烈昭烈敗走歸曹操操表為豫州牧使東擊布

二年丁丑

韓暹楊奉寇略徐揚閒昭烈邀擊斬之

三年戊寅

曹操禽呂布昭烈從操還許表為左將軍

四年己卯

孫策徇豫章太守華歆降　初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昭烈共誅曹操會操遣昭烈擊袁術昭烈遂殺徐州刺史車冑東海郡縣多叛操為昭烈

五年庚辰

董承謀洩操殺承等自擊昭烈拔下邳禽關羽昭烈奔袁紹　孫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客為貢執讎

射殺策策創甚呼弟權佩以印綬策卒年二十六權時年十九　是年關羽為曹操斬袁紹將顔良盡封操所賜而犇昭烈於袁軍

六年辛巳

曹操擊昭烈昭烈奔劉表表使屯新野

七年壬午

袁紹自軍敗慙憤發病嘔血死　曹操責孫權任子張昭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與定議遂不送質

八年癸未

孫權西伐黄祖討山寇悉平之

九年甲申

曹操攻袁尚尚奔中山

十年乙酉

曹操攻袁譚斬之

十一年丙戌

荆州豪傑歸昭烈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使拒

夏侯惇于禁等於博望昭烈設伏自燒屯偽遁惇等追之伏發見敗

十二年丁亥

是年昭烈見孔明於隆中時年二十七　後主禪生於荆州按章武三年癸卯太子禪即位年十七則知為丁亥年生正侯出隆中之歲也

十三年戊子

罷三公官曹操自為丞相　操殺太中大夫孔融

劉表卒子琮降操昭烈走當陽侯奉命使吳與周瑜魯肅等破操於赤壁以侯為軍師中郎將

十四年己丑

孫權分南�地給昭烈

十五年庚寅

昭烈自詣孫權求都督荆州有孔明諫孤莫行之語

以龐統為治中與侯竝為軍師　是歲周瑜卒

十六年辛卯

曹操以子丕為丞相副　益州別駕張松勸劉璋迎
昭烈昭烈西上侯與雲長守荆州

十七年壬辰

孫權徙治秣陵作石頭城改秣陵為建業　劉璋殺
張松勑關戍勿通昭烈昭烈怒斬璋將楊懷高沛進
攻涪城

十八年癸巳

曹操攻孫權權率衆禦之相守月餘操還　操自為

魏王加九錫　昭烈舉兵向雒劉璋諸將皆敗退多降昭烈　自十三年至此侯在荆州

十九年甲午

是歳龎統卒　侯留關羽守荆州自率張飛趙雲等分定郡縣成都平昭烈領益州牧以侯為益州太守

是歳操使華歆等收皇后璽綬併其二皇子皆酖殺之

二十年乙未

立操女為皇后　昭烈聞曹操將攻漢中求和於孫
權遂分荆州以湘水為界
二十一年丙申
曹操進爵為王
二十二年丁酉
操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京兆金禕與少府耿紀
司直韋晃太醫令吉本本子邈邈弟穆謀挾天子以
攻操　是歲魯肅卒

二十三年戊戌

吉邈等衆潰見殺　曹操自將擊昭烈昭烈屯陽平

二十四年己亥

昭烈自陽平南渡沔水遣黄忠擊斬夏侯淵遂定漢中進位漢中王　是年關羽攻曹仁于禁等七軍皆沒　孫權稱臣於操呂蒙陸遜以詐取江陵羽卒

陳羣等勸操篡漢

二十五年庚子　魏曹丕黄初元年

曹操死子丕篡漢封漢帝為山陽公

昭烈皇帝章武元年辛丑 魏黄初二年

蜀中傳言漢帝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倶與羣下勸稱尊號夏四月王即皇帝位以倶為丞相

章武二年壬寅 魏黄初三年 吴黄武元年

帝恥關羽之歿自將擊孫權為陸遜所敗入白帝城改白帝為永安孫權請和遣鄭泉來聘帝使太中大夫宗瑋報之漢吴復通 是歲孫權受曹丕封為吴

王改元黄武　張飛卒以侯領司隷校尉

章武三年癸卯夏五月以後即後帝建興元年魏黄初四年吴黄武二年

二月侯至永安四月帝崩於永安年六十三侯受遺詔奉喪還成都五月太子禪即位時年十七封丞相亮為武鄉侯兼領益州牧政事皆決於亮　使鄧芝聘吴　朱褒高定等叛　是歲魏華歆王朗陳羣等各有書與侯欲使稱藩侯不答作正議文載北伐

建興二年甲辰 魏黃初五年 吳黃武三年

吳張溫來聘復使鄧芝聘吳 是歲務農殖穀閉關息民

建興三年乙巳 魏黃初六年 吳黃武四年

侯率衆南征斬雍闓七擒孟獲

建興四年丙午 魏黃初七年 吳黃武五年

五月曹丕死丕子叡立

建興五年丁未 魏太和元年 吳黃武六年

三月侯率衆伐魏上表出師　是歲侯子瞻生按建興十二年甲寅侯在武功與兄瑾書云瞻今已八歲又按景耀元年癸未瞻戰死年三十七則知為丁未年生

建興六年戊申　魏太和二年　吴黄武七年

春侯率諸軍伐魏有出師表關中響震前軍馬謖違侯節度敗於街亭疏請自貶詔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　十一月復上表出師

圍陳倉糧盡引還斬其追將王雙　二表俱載北伐

建興七年己酉魏太和三年吳黃龍元年

伐魏攻武都隂平郭淮敗走遂拔二郡復策拜丞相

夏四月孫權稱帝使以竝尊二帝來告　遣衛尉

陳震往賀因與吳盟

建興八年庚戌魏太和四年吳黃龍二年

魏曹真司馬懿入寇侯次於城固以待之魏延敗郭

淮於陽谿

建興九年辛亥 魏太和五年 吳黄龍三年

伐魏圍祁山始以木牛運大敗司馬懿獲甲首三千級玄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糧盡引退斬其追將張郃

建興十年壬子 魏太和六年 吳嘉禾元年

是年休士勸農教兵講武

建興十一年癸丑 魏青龍元年 吳嘉禾二年

是年運米斜谷口治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

建興十二年甲寅魏青龍二年　吳嘉禾三年

遣使約吳同時大舉由斜谷出師始以流馬運乃分兵屯田為久住計與司馬懿相守百餘日侯數挑戰懿不出乃遺懿巾幗婦人之服　八月丞相亮卒於軍中年五十四遺命退軍節度司馬懿追之敗走

是年漢獻帝亦殂於魏

按侯與獻帝生同辛酉殁同甲寅固已巧合且帝以八月薨而侯八月卒不尤異哉嗚呼漢不亡則侯不

死侯死而漢乃真亡矣

諸葛忠武書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諸葛忠武書卷二

明　楊時偉　編

傳略

時偉按忠武事跡當以陳志為綱而散見各傳及裴註者亦復不少全書博採類分是矣顧反遺本傳殊欠提綱是用節録陳志題為傳略而傳末董厥樊建等本侯所拔擢親近位至大臣乃相率降叛建至為

鄧艾理寃不亦愼乎故特芟之以湔陳氏之謬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吴書曰其先葛氏本瑯琊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之諸葛因以為氏風俗通曰葛嬰為陳涉將軍有功而誅孝文帝追録封其孫諸縣侯因併氏焉

父珪字君貢漢末為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為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

皓代玄玄素與荆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隴畆好為梁父吟

漢晉春秋曰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去襄陽城西二十里名曰隆中

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頴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

亮後與羣下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又曰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

魏略曰亮在荆州以建安初與頴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常抱膝而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耶

裴松之曰魏略此言謂亮為公威計可也若謂兼為已言可謂未達其心矣夫以高吟俟時情見乎言志

氣所存既已定於其始矣若游步中華騁其龍光誠非陳長文司馬仲達所能頡頏而終不北向者方將翊贊宗傑以興微繼絶豈其區區利在邊鄙而已乎此相如所謂鵾鵬已翔於遼廓而羅者猶視於藪澤者矣

王士騏曰松之數語甚有高識後之帝魏者可愧

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

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短淺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

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若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

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王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魏略曰劉備屯於樊城是時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當受敵而劉表性緩不曉軍事備性好結毦時適有人以髦牛尾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乃進言

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毦而已耶備投毦而起曰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耳亮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邪備曰不及亮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衆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愁之當若之何亮曰今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鎮南令國中凡有游户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備從其計故衆遂強韻會毦而志切氍毦罽也一曰績羽為衣一曰兜鍪

上飾

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琦乃將亮共上高樓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為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操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竝從為曹公所追

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别遂詣曹公

王士騏曰孔明與徐庶方是相知庶自見先主而於孔明則勸先主就見知孔明之必不屈也庶已從先主而失母之後亮任之詣曹公知庶之必不留也庶雖降曹乃心在蜀黄權亦爾噫此非孔明之通物情乎

時偉按徐庶之從先主邂逅追隨君臣之分尚未定也而又以失母辭去其賢於王陵趙苞逺矣黄權本任將軍受命防魏不戰自降而裴世期以宥權為得王同伯以元直為比則吾所不解也夫雲長立義以去曹元儉詐死以返國方權霄壤矣

魏畧曰庶先名福本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劒中平末嘗為人報讐白堊突面被髪而走為吏所得問其姓名閉口不言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磔之擊鼓以令於

市鄽莫敢識者而其黨伍共篡解之得脫於是感激棄其刀戟更疎巾單衣折節學問始詣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肯與共止福乃卑躬早起常獨掃除動靜先意聽習經業義理精熟遂與同郡石韜相親愛初平中中州兵起乃與韜南客荆州到又與諸葛亮特相善

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内大亂將軍起

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竝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吴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絶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内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如水之歸海若

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吴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决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

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吴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操操敗於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

零陵先賢傳曰亮時住臨烝

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

與關羽鎮荆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吴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為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

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即帝位策亮為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昭明天下君其勗哉亮以丞相録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隷校尉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

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勑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孫盛曰夫仗道扶義體存信順然後能匡主濟功終定大業語曰奕者舉棊不定猶不勝其偶况量君之才否而二三其節何以摧服强鄰囊括四海者乎備之命亮亂孰甚焉世或有謂備欲以固委付之人且以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茍所寄忠賢則不須若斯之誨如非其人不宜啓篡逆之塗是以古之顧命

必貽話言詭僞之辭非託孤之謂幸值劉禪闇弱無猜險之性諸葛威略足以檢衛異端故使異同之心無由自起耳不然殆生疑隙不逞之釁謂之為權不亦惑哉

時偉按玄德孔明堯舜之心也托孤受遺唐虞之盛也陳壽稱其心神無貳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斯知言哉而孫盛謂為詭偽其謬甚矣後此彌留豈少話言而釁隙旋起安能以榻前數語縶人手足耶

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竝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為與國三年春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

王士騏曰諸葛公七縱七擒振古未有夷人心服千載如新而本傳止以三語盡之苦心妙用俱不可尋壽於是乎可恨

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

疏云云表載後北伐篇遂行屯於沔陽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於漢中戮謖以謝衆上疏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冬亮復出

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九年亮

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為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濵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於軍時年五十四

晉陽秋曰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於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卒

及軍退懿按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叡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絶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勲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刋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為忠武侯魂而有

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景耀六年春詔為亮立廟於沔陽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

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與兄元遜俱有名於時論者以為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為嗣瑾啓孫權遣喬來西亮以喬為己適子故易其字焉拜為駙馬都尉隨亮至漢中

亮與兄瑾書曰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谷中書在亮集

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冑裔故攀還復為瑾後

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年十七尚公

主拜騎都尉其明年為羽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彊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為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景耀四年為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竝平尚書事六年冬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退還住綿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琅琊王瞻怒斬

父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瞻長子尚與瞻俱沒

干寶曰瞻雖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內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

華陽國志云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為乃馳赴魏軍而死　時偉按忠孝大節千古難之子孫世美抑又難之難矣惟忠武獨無遺憾焉當其兄弟三人分事三國匪不各忠所事

而瑾以峻夷誕為昭族雖處不幸皆非其罪也而視孔明之榮哀思慕固已懸矣恪才搆禍死不殉國去瞻尚之從容慷慨又何如哉

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内移河東

按諸葛氏譜云京字行宗　晋泰始起居注載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而死義天下之善一也其孫京隨才署吏後為郿令　尚書僕射山濤啓事曰郿令諸葛京祖父亮遇漢亂分隔父子在

蜀雖不達天命要為盡心所事京治鄙自復有稱臣

以為宜以補東宮舍人以明事人之理副梁益之論

京位至廣州刺史

諸葛忠武書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諸葛忠武書卷三

明　楊時偉　編

紹漢

時偉按全書首鼎立次紹統若謂紀實正名不妨竝舉然以愚考之武擔即位改元不改漢陳震盟吳稱漢不稱蜀皇皇大典具有明文而陳壽闇私題為蜀志漢賊既淆名實俱混矣不知既云鼎立誰為紹統

紹統分明便礙鼎立是故定名紹漢以遵侯本志云昭烈皇帝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也少孤與母販屨織席為業舍東南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遥望見童童如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常或謂當出貴人昭烈少時與宗中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同宗劉德然俱事同郡盧植德然父元起常資給昭烈與德然等曰吾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昭烈不甚樂讀書喜狗馬

音樂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見而異之乃多與之金財昭烈由是得用合徒衆

關羽傳羽亡命奔涿郡昭烈於鄉里合徒衆而羽與張飛為之禦侮昭烈為平原相以羽飛為别部司馬分統部曲昭烈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昭烈周旋不避艱險

討黄巾賊有功除安喜尉督郵以公事到縣昭烈求謁不通昭烈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綬繫其頸着馬柳棄官亡命遇賊力戰數有戰功後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昭烈恥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曹操征徐州徐州牧陶謙表昭烈為豫州刺史屯小沛謙病篤謂別駕麋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死竺率州人迎昭烈昭烈未敢當下邳陳登謂昭烈曰今漢室陵夷海内傾覆立功立事在於今日鄙州

般富戶口百萬欲屈使君撫臨州事昭烈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内所歸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為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下可以割地守境北海相孔融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耶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昭烈遂領徐州

獻帝春秋曰陳登等遣使詣袁紹曰天降災沴禍臻鄙州州將殂殞生民無主恐懼姦雄一旦乗隙以貽

盟主日昃之憂輒共奉故平原相劉備府君以為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歸方今寇難縱横不遑釋甲謹遣下吏奔告於執事紹答曰劉玄德弘雅有信義今徐州樂戴之誠副所望也

陳登傳許汜與劉備竝在荆州牧劉表坐共論人物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君言豪寧有事耶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意不相與語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

名今天下大亂帝主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我自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哉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

袁術來攻昭烈昭烈拒之於盱眙淮陰曹公表昭烈為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是歲建安元年也昭烈與術相持經月呂布乘虛襲下邳下邳守將曹豹反間迎布布

虜昭烈妻子昭烈轉軍海西楊奉韓暹寇徐揚間昭烈邀擊盡斬之昭烈求和於呂布布還其妻子昭烈遣關羽守下邳昭烈還小沛復合兵得萬餘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昭烈昭烈敗走歸曹操曹操厚遇之以為豫州牧將至沛收散卒給其軍糧益與兵使東擊布布遣高順攻之曹操遣夏侯惇往不能救為順所敗復虜昭烈妻子送布曹操自出東征助昭烈圍布於下邳生禽布昭烈復得妻子

呂布傳布縛急操欲寛之劉備進曰明公不見布之
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頷之縊殺布
從操還許表昭烈為左將軍禮之愈重出則同輿坐則
同席嘗從容謂昭烈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
之徒不足數也昭烈方食失匕箸
華陽國志云於時正當雷震昭烈因謂操曰聖人云
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何乃至於此也
時帝舅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當誅曹操

遂與承等同謀會見使邀擊袁術遂據下邳殺徐州刺
史車冑東海郡縣多叛操為昭烈
操使劉岱王忠擊之昭烈曰使女百人來無如我何
曹公自來未可知耳
建安五年操東征虜昭烈妻子并關羽以歸
魏書曰董承等謀洩操將自東征備諸將皆曰與公
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
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紹見事遲必

不動也

昭烈走青州袁紹遣將奉迎身去鄴二百里與昭烈相見時關羽亦去操歸昭烈

關羽傳初操壯羽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遼以問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効以報曹公乃去及羽殺顏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

奔先主於袁軍

昭烈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荊州牧劉表表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荊州豪傑歸昭烈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使拒夏侯惇于禁等於博望昭烈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偽遁惇等追之為伏兵所敗

時偉按博望燒屯事陳壽志原載建安十一年以前而三顧隆中則十二年事也今俗說屬之孔明有初出茅廬第一功語頃來謝少連王冏伯皆誤歸之三

顧以後葢不知昭烈自善用兵正不必盡歸美孔明也且自燒屯不云敵屯

趙雲别傳曰雲與夏侯惇戰於博望生獲夏侯蘭蘭是雲鄉里人少小相知雲白先主活之薦蘭明於法律以為軍正雲不用自近其慎慮類如此

十二年曹操北征烏桓昭烈說表襲許表不能用操自柳城還表曰不用君言故為失此大會昭烈曰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

九州春秋曰備住荆州數年嘗於表座起至廁見髀裏肉生慨然流涕還坐表怪問備備曰吾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肉復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曹操南征表會表卒子琮代立遣使請降諸葛亮説昭烈攻琮荆州可有昭烈曰吾不忍也劉荆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死何面目以見劉荆州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歸昭烈昭烈過辭表

墓涕泣而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日行十餘里别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勸昭烈速行昭烈曰夫濟大事者以人心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習鑿齒曰先主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偪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觀其所以結物情者豈徒投醪撫寒含蓼問疾而已哉其終濟大業不亦宜乎

操將精騎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

長坂昭烈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

趙雲傳曰雲身抱弱子即後主也保護甘夫人即後

主母也皆得免難初先主之敗人有言雲已北去者

先主以手戟擿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至從

平江南以為偏將軍領桂陽太守代趙範範寡嫂曰

樊氏有國色範欲以配雲雲辭曰相與同姓卿兄猶

我兄固辭不許時有人勸雲納之雲曰範廹降耳心

未可測天下女不少遂不取範果逃走雲無纎芥

斜趨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沔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遣亮自結於孫權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昭烈併力與操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操引歸昭烈表琦為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皆降琦病死羣下推昭烈為荆州牧治公安權稍畏之進妹固好

趙雲别傳曰先主入益州雲領留營司馬此時先主孫夫人以權妹驕豪多將吳吏兵縱横不法先主以

雲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內事權聞先主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內欲將後主還吳雲與張飛勒兵截江乃得後主還

十六年益州牧劉璋聞曹操將討張魯內懷憂懼別駕張松說璋曰曹公兵强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操之深讐也若使之討魯魯必破破魯則益州强曹公雖來無能為也璋然之遣法正迎昭烈正因陳益州可取之策

法正傳正既宣指隂獻策於先主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張松州之股肱以響應於内然後資益州之殷富憑天府之險阻以此成業猶反掌也先主然之

昭烈留亮羽等據荆州將步卒數萬入益州璋自出迎松白正及龎統等進說便可於會所襲璋昭烈曰此大事也不可倉卒

龎統傳統說昭烈曰荆州荒殘難以得志今益州富

强戸口百萬兵馬寶貨無求於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昭烈曰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寛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統曰夫權變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逆取順守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

明年曹操征孫權權呼昭烈自救張松書與昭烈及法正曰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肅懼禍及已

白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勑諸將勿復關通昭烈昭烈怒召璋白水督楊懷責以無禮斬之勒兵向璋分遣諸將平下屬縣十九年雒城破進圍成都

龐統傳統復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彊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荆州今與相聞說荆州有急欲還救之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輕騎來見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仍

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荆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

張飛傳飛與亮等泝流而上分定郡縣生獲巴郡太守嚴顔飛呵曰何以不降顔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飛所至戰克與先主會於成都

馬超傳超奔漢中依張魯魯不足與計事内懐於邑

聞先主圍成都密書請降先主喜曰我得益州矣遣人迎超超將兵徑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即降

蜀中殷盛豐樂昭烈置酒大饗士卒取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昭烈復領益州牧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為爪牙許靖麋竺簡雍為賓友及董和黄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壹費觀等又璋之姻親也彭羕璋之所擯棄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

趙雲別傳曰益州既定時議欲以成都中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雲駁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先主即從之

二十年孫權以昭烈已得益州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時曹操定漢中昭烈聞之遂與權連和分

荆州操使夏侯淵張郃屯漢中昭烈令張飛破郃等

張飛傳飛領巴西太守曹操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别督諸軍下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蒙頭盪石與飛相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迮狹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棄馬縁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退還南鄭巴土獲安

二十三年昭烈進兵漢中二十四年先主自陽平南渡

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興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

先主命黄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淵等授首

法正傳初正說先主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

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

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内有憂偪故耳

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則必可克

之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

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凉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

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正亦從行

趙雲别傳曰曹操爭漢中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黄忠以為可取雲兵隨忠取米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輕行迎忠值操揚兵大出雲前突其陣且鬬且却操軍追至而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操疑雲有伏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勁弩於後射操軍操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死者甚多先主明旦自來視昨戰

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

曹操舉衆南征昭烈斂衆拒守積月不拔操引軍還昭烈遂有漢中秋羣下上昭烈為漢中王

黄忠傳曰忠嘗先登陷陳勇毅冠三軍於定軍山擊夏侯淵淵衆甚精忠摧鋒必進金鼓震天讙聲動谷一戰斬淵是歲先主為漢中王欲用忠為後將軍孔明說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關遥聞之恐必不悅先主曰

吾自當解之

費詩傳曰先主為漢中王遣詩拜關羽前將軍羽聞忠為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詩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羽大感悟即受拜

王士騏曰漢王兩語殊不相蒙意必漢升之誤已參

之華陽國志果然漢升黄忠字也宋本既誤監板因之將將紀亦因之校書之難如此

時偉按華陽國志云今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升較為醒豁

魏延傳先主為漢中王當得重將以鎮漢川衆論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乃拔延為督一軍盡驚

時偉按昭烈用人神明不測處有類高光其薄許靖疑馬謖而拔黄忠魏延是也

二十五年曹丕篡漢或傳漢帝見害昭烈乃發喪制服在所竝言衆瑞宜即尊位以纂二祖遂上尊號即皇帝位於武擔之南大赦改元

費詩傳羣臣議推漢中王稱尊號詩上疏忤旨

習鑿齒曰夫創本之君須大定而後正已纂統之主俟速建以係衆心是故惠公朝虜而子圉夕立更始尚存而光武舉號夫豈忘主徼利社稷之故也今先主糾合義兵將以討賊賊强禍大主殁國喪二祖之

廟絶而不祀茍非親賢誰能紹此嗣祖配天非咸陽之譬仗正討逆何推讓之有於此時也不知速尊有德以奉大統使民歆反正世覿舊物仗順者齊心附逆者同懼可謂闇惑矣其降黜也宜哉

時偉按明紹統者莫如此篇最快

章武元年置百官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立子禪為皇太子帝忿孫權之襲關羽秋七月帥諸軍伐吴二年夏六月軍敗於猇亭由步道還魚復改魚復曰永

安孫權聞昭烈住白帝甚懼遣使請和許之使太中大
夫宗瑋報命
三年昭烈病篤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托孤於丞相亮
夏四月帝殂於永安宫時年六十三
亮集載昭烈遺詔勑後主曰朕初疾但下痢耳後轉
雜他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稱夭年已六十有餘何
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為念射君到説丞相歎卿知量
甚大增修過於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勉之勉之

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惟賢惟德可以服人女父德薄勿効之可讀漢書禮記閒暇歴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知聞丞相為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聞達臨終時呼魯王與語吾亡之後女兄弟父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

楊慎曰宋儒論孔明為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曰孔明不以經術輔導少主而乃以刑名兵法何邪唐子

西云人君不問撥亂守文要以制略為貴後主寛厚襟量有餘而權知不足當時識者咸以為憂六韜述兵權多奇計管子責輕重慎權衡申子覈名實韓子攻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下要在對病萬金良藥與病不對亦何補哉此言當矣予又觀三國志載孟光問郤正太子情尚正以虔恭仁恕答之光曰如君所道皆家門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知調何如耳然則光之見蓋與孔明合而觀申韓書

亦先主遺命也獨以是病孔明不惟不成人之美亦不識時務矣

王世貞曰儒至宋而衰矣彼其睥睨三代之後以末世無一可者而不能不心折於孔明乃孔明則自比於管子而勸後主讀韓非子之書何以故宋儒之所得淺而孔明之所得深故也宋以名舍之是故小遇遼小不振大遇金大不振孔明以實取之是故蕞爾之蜀與强魏角而恒踞其上

五月梓宮自永安還成都葬惠陵

馬謖傳曰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諸葛亮深加器異帝臨終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

陳壽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

劉知幾史通曰劉主地居漢宗仗順而起夷險不撓

終始無瑕方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

後主建興元年太子禪即位封丞相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

三年丞相亮南征

五年丞相亮出屯漢中以圖中原

六年丞相亮伐魏敗於街亭詔貶亮右將軍行丞相事

冬復伐魏圍陳倉斬其追將王雙

七年右將軍亮伐魏拔武都陰平復拜丞相

八年魏寇漢中丞相亮出次城固魏師還

九年丞相亮復出軍圍祁山斬其將張郃

十年休士勸農

十一年運米斜谷口

十二年亮由斜谷出八月卒於軍帝素服發哀三日殺

丞相參軍李邈以丞相長史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

華陽國志曰李邈字漢南昭烈領益州牧邈讓昭烈

曰振威以將軍宗室肺腑委以討賊元功未効先冦

而滅鄧以將軍之取鄜州甚為不宜有司將殺之諸葛亮為請得免久之為丞相參軍亮殺馬謖鄧諫以秦赦孟明用霸西戎楚殺子玉二世不競失亮意至是亮卒鄧上疏曰呂禄霍禹未必懐反叛之心孝宣不好為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偪主畏其威故姦萌生亮身仗强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甞危之今亮殞没蓋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為慶帝怒下獄誅之

王士騏曰邈之免死亮之力也而一言失意直以狼虎目之邈真險人哉後主怒而誅之差强人意

時偉按後主四十年無可表見者後世遂以庸懦為嫌而愚獨謂其弘量英斷其大有三宮府内外悉委丞相既不中制又絶嫌猜一也及丞相亡歿三十年不事更張不設丞相二也怒誅李邈三也而誅邈更奇豈特差强人意而已哉　又按邈罪當誅在後疏耳如前二語未為不正也

十三年進蔣琬大將軍以費禕為尚書令
延禧元年蔣琬出屯漢中
二年進琬大司馬以費禕為大將軍九年蔣琬卒
十一年大將軍費禕出屯漢中
十六年大將軍費禕為魏降人所刺
十九年進姜維大將軍
景耀六年魏將鄧艾鍾會分道入寇都督傅僉死之衛
將軍諸葛瞻傑之敗於緜竹帝用光禄大夫譙周策將

降於艾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帝不聽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衛將軍瞻瞻子尚戰敗及尚書郎黄崇俱死之

時偉按北地王後主子也傅僉傅彤子也黄崇黄權子也彤死伐吴僉死拒魏若瞻尚若僉可謂世濟忠孝矣父為降虜子為忠孝若諶若崇不稱幹蠱哉且崇勸瞻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蓋深有將略焉

而率厲軍士期於必死其勇烈不減於綱目紀崇

僅入分註故竝録之以表忠漢之士云

又按張飛傳飛長子苞早夭苞子遵爲尚書隨諸葛

瞻於緜竹戰死

趙雲傳雲次子廣牙門將隨姜維沓中臨陣戰死

姜維傳曰傳僉格鬭而死魏人義之

諸葛忠武書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諸葛忠武書卷四五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莊通敏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苗序洙

諸葛忠武書卷四

明 楊時偉 編

連吴

時偉按侯隆中語云孫權據有江東已歴三世此可為援而不可圖全書特紀連吴其識超矣至若董㤝之代答禕恪之相嘲尚可存疑虞俊料張温之敗孝起說正方之言直為芟去而周瑜魯肅之逆順兄瑾

子喬之往復則附入之以備連吳事跡云

建安十三年昭烈敗於當陽諸葛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孫權聽許遂遣周瑜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併力拒操

魯肅傳初荆州牧劉表卒肅進言於權曰荆州與國接壤沃野萬里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肅請得奉命弔表

說備使撫表衆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今不速行恐為操所先權遂遣肅行肅未至而操已濟漢津肅前進與備相遇因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備大喜即遣亮與肅同行肅謂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

裴松之曰備權併力皆肅之本謀

王士騏曰亮之說權全在於交肅肅為之內亮為之外肅發其端亮竟其說他日荊州之借亦肅勸之肅

死而孔明為之發哀有以也

吳書曰曹操移權書云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震讋失色長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鬬艦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

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里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

同時周瑜奉使至鄱陽肅勸權召瑜還

又曰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吴越爭衡今又盛寒馬無槀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疫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

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不復料其虛實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

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賛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為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將

兵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略

又曰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誠副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為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又孔明已俱來不過三兩日到也

又曰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黄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燒盡北船延

及岍上營落人馬燒溺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至南郡操引軍還

初操聞周瑜年少美才謂可游說動也密遣九江蔣幹自託私行詣瑜瑜迎謂幹曰子兾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説客耶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因謂幹曰大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内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白操稱

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

十四年昭烈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權使周瑜分南岸地給昭烈昭烈别立營於油江口改名公安權稍畏之進妹固好昭烈至京見權綢繆恩紀十五年時劉表吏士見從北軍者多叛操來歸昭烈昭烈以瑜所給地少自詣權求都督荆州數郡惟魯肅勸權借之

漢晉春秋曰吕範勸權留備魯肅曰不可將軍雖神武蓋世然曹公威力實重宜以借備多操之敵而自

為樹黨計之上也權從之

山陽公載記曰備還謂左右云孫車騎長上短下其難為下吾不可以再見之乃晝夜兼行

魯肅傳曰時曹操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

周瑜傳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謂宜徙備置吴盛為宫室多其美女翫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

方使如瑜者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備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攬英雄且慮備難卒制故不納

瑜臨困又牋曰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

江表傳曰昭烈謂龐統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

得不往幾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

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

十七年劉璋迎昭烈欲討張魯及曹操征孫權權呼昭烈自救

昭烈貽璋書曰孤與孫氏本為唇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救則曹操必取荆州其憂甚於張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

二十年孫權以昭烈已得益州使使欲得荆州昭烈報

言須得凉州當以荆州相與權怒乃遣吕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昭烈聞曹操已定漢中懼失益州乃與權分荆州以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

馬良傳良為左將軍掾後遣使吴良謂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為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為文良即為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勲其人吉士荆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

章武元年昭烈東伐孫權求和

諸葛瑾傳曰瑾與昭烈牋曰奄聞旗鼓來至白帝或恐議臣以吴王侵取此州危害關羽怨深禍大不宜答和此用心於小未留意於大者也試為陛下論其輕重若抑威損忿蹔省瑾言者計可立決不復咨之於羣后也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與海内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時或言瑾别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

不易之分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　江表傳曰瑾在南郡人有密讒瑾者陸遜表保明瑾無此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深相明究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與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産且弟隨兄於義為順何以不留孔明子瑜答言弟亮已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

二年昭烈敗於猇亭還住白帝孫權甚懼遣使求和太

中大夫鄭泉來聘始復通也昭烈許之累遣宋瑋費禕等與相報答

江表傳曰權云近得玄德書已深引咎前所以名西為蜀者以漢帝尚存今漢已廢自可名為漢中王也

章武三年昭烈崩於永安孫權遣立信都尉馮熙來弔喪十一月使中郎將鄧芝報聘

鄧芝傳先是吳王孫權請和先主累遣宋瑋費禕等與相報答丞相諸葛亮深慮權聞先主殂隕恐有異

計未知所如鄧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答之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為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修好於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偪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

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内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絶魏與蜀連和

王士騏曰權有弔喪之使則蜀之報使自不容已寧待芝言芝既至吴權果狐疑不時見芝此又何意非

蜀志歸美於鄧芝則吴書之妄録也

建興元年吴遣輔義中郎將張溫來聘復使鄧芝重往秦宓傳吴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焉而宓未至亮累遣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宓至溫問曰君學乎宓荅曰蜀中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曰天有頭乎荅曰頭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也天有耳乎荅曰天處高而聽卑詩曰鶴鳴九臯聲聞於天無耳何以聽之天有足乎荅

曰詩云天步艱難無足何以步之日生於東乎答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天有姓乎答曰姓劉何以知之曰天子姓劉是以知之宓答問如響溫大敬服

葛洪神仙傳曰仙人介象字元則會稽人有諸方術作變化種瓜菜百果皆立生可食吳主共論鱠魚何者最美象曰鯔魚為上吳主曰此出海中安可得耶象曰可得耳乃令人於庭中作方埳汲水滿之象起垂綸須臾果得鯔魚吳主驚喜乃使厨下切之吳主

曰鬧蜀薑作虀甚好恨爾時無此介曰頋差使付直吳主指左右一人以錢付之象書一符著青竹杖中使行人閉目騎杖須臾已至成都於時吳使張溫先在蜀於蜀中相識甚驚便作書寄家此人捉書負薑騎杖閉目已還到吳厨下切膾適了

吳書吳範傳曰範字文則上虞人以治歷數知風氣聞於郡中後權與魏為好範曰以風氣言之彼以貌來其實有謀宜為之備劉備盛兵西陵範曰後當和

親終皆如言其占驗明審如此

權與亮書曰丁厷揜張陰化不盡和合二國惟有鄧芝

裴松之曰漢書禮樂志長離前掞光耀明左思蜀都

賦摛藻掞天庭孫權蓋謂丁厷之言多浮艷也掞夷

念切或作艷

時偉按陰化見蔣琬傳丁厷未詳且不著何年使吳

也

吳録權謂芝曰山民作亂江邊守兵多徹慮曹丕乘

空弄態而反求和議者以為内有不暇幸來求和於我有利宜當與通以自辨定恐西朝不能明孫亦必用致嫌疑孫土地邊外間隙萬端皆當防守丕觀釁而動惟不見便寧得忘此復有他圖

建興四年亮初從南歸以費禕為昭信校尉使吴費禕傳孫權性既滑稽嘲啁無方諸葛恪羊衜才辯鋒至禕詞順義篤終不能屈權謂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西朝恐不能數來也還遷為侍中亮北住漢

中請禕為參軍以奉使稱旨頻煩至吳

禕別傳曰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視其已醉然後

問以國事并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禕輒辭以醉退

而撰次所問事事條答無所遺失

又曰權乃以手中常所執寶刀贈之禕答曰臣以不

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但願

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闇弱終不負東顧

襄陽記曰董恢字休緒襄陽人入蜀以宣信中郎副

費禕使吳孫權嘗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諸君憒憒曾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愕然四顧視不能即答恢目禕曰可速言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彊賊混一區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笑樂諸葛亮聞之以為

知言還未滿三日辟為丞相府屬遷巴郡太守

裴松之曰漢晉春秋亦載此語不云董恢所教辭亦

小異此二書俱出習氏而不同若此本傳云恢年少

官微若已為丞相府屬出作巴郡則官不微矣以此

疑習氏之言為不審的也

諸葛恪别傳曰權甞饗蜀使費禕先逆勑羣臣使至

伏食勿起禕至權為輟食而羣下不起禕嘲之曰鳯

凰來翔騏驎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

梧桐以待鳳凰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禕停食餅索筆作麦賦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善焉

江表傳曰禕與恪嘲難言及吴蜀恪曰有水者濁無水者蜀横目狗身蟲入其腹無口者天有口者吴下臨滄海天子之都

恪傳曰蜀使至羣臣竝會權謂使曰此諸葛恪雅好騎乘還告丞相為致好馬恪因下謝權曰馬未至而

謝何也恪對曰夫蜀者陛下之外㕔今有恩詔馬必至也安敢不謝

時偉按習氏之訛裴註駁之是矣如曰愕然四顧曰目禕速言此豈專對之儀至伏食相嘲作賦競逞又非容主之雅

七年春孫權稱帝遣使約盟共交分天下

議者咸以為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

若加顯絶儺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戍須併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緝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漢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為分者也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權僭之罪未宜明也

遣衛尉陳震慶權正號權與震升壇歃盟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屬吳并凉冀兖屬漢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

為界

造為盟曰天降喪亂皇綱失叙逆臣乘釁始於董卓
終於曹操及操子丕桀逆遺醜偷取天位而叡么麼
尋丕凶蹟昔共工亂象而高辛行師三苗干度而虞
舜征焉今日滅叡禽其徒黨非漢與吴將復誰在宜
先分裂奪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歸是以春秋
晉侯伐衛先分其田斯其義也諸葛丞相德威遠著
典戎在外信感陰陽誠動天地重復結盟使東西士

民咸共聞知

與兄瑾書曰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谷中既蒙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為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

時偉按幼記此牘謂是痛惜子喬家庭感愴耳近檢吳書孫翊傳曰翊子松為射聲校尉都鄉侯黄龍三年卒蜀丞相諸葛亮與兄瑾書云云其悼松如此田

亮養子喬洛述故云據此則有不勝疑異者因考子喬之卒在建興元年癸卯今云松卒黄龍三年辛亥去喬卒已九年矣豈喬向時之洛述始為今日之惻愴耶披尋書意都不涉松區區洛述遂至感涕揆之情事無一合者絶不省其所謂悼松者果安在也將以陳志為不審又無是理裴註素精察駁亦無一語殆不可曉故特拈所疑以俟商確

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

經陽小谷雖山峌絶重溪水縱横難用行軍者邏候往來要道通人今使前軍斫治此道以向陳倉足以扳連賊勢使不得分兵東行

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

殷徃嗣秀才之僑肸者也東吳荪蘆中乃有奇偉如此人

兄嫵白帝兵非精練到所督則先帝帳下白毦西方上

兵也嫌其少也當復部分江州兵以廣益之

前趙子龍退軍燒赤崖以北閣道緣谷一百餘里其閣梁一頭入山腹一頭立柱於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窮極不可强也

頃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鄧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緣崖與伯苗相聞而已

王士騏曰二條見於水經近有補遺赤牘者僅載二

語

時偉按諸葛兄弟交使二國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

其奉公遠嫌如此向使東西離異又當何如耶乃知

往復有書皆自連吳始也故備載附焉

與吳王書曰所送白毦薄少重見辭謝益以增慙

時偉按白毦結毦向誤認為帽毦借用吾友錢功甫

云羽毛飾也從耳不從目方知讀書不識字何啻千

里因改正結毦下

與陸遜書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疎今使典糧穀糧穀國之要最僕雖在遠竊用不安乞為啓至尊轉之

陸遜傳曰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

吳書是儀傳蜀相諸葛亮卒權垂心西州遣儀使蜀申固盟好

蜀書宗預傳預將命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為

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
以相問也權大笑嘉其伉直見敬亞於鄧芝費禕
吳主志赤烏七年步隲朱然等各上疏云自蜀還者
咸言欲背盟與魏多作舟船繕治城郭又蔣琬守漢
中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乘虛以犄角之反委漢中
還近成都事已彰灼無所復疑宜為之備權揆其不
然曰吾待蜀不薄何以致此又司馬懿前來入舒旬
日便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

漢川此間始嚴亦未舉動會聞魏還而止蜀寧可復以此有疑耶又人家治國舟船城郭何得不獲今此間治軍寧復欲以禦蜀耶人言苦不可信朕為諸君破家保之蜀竟自無謀如權所籌

張嶷傳曰吳太傅諸葛恪初破魏軍大興兵衆以圖攻取諸葛瞻丞相亮之子恪從弟也嶷與書曰東主初崩太傅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自非郎君進

忠言於太傅誰能有盡言者也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竝舉實為不晚
漢晉春秋曰恪使司馬李衡往蜀說姜維令同舉曰古人有言聖人不能為時時至亦不可失也今敵政在私門外内猜隔兵挫於外而民怨於内自曹操以來彼之亡形未有如今者也若大舉伐之使吴攻其東漢入其西彼救西則東虛重東則西輕以練實之軍乘虛輕之敵破之必矣維從之

襄陽記曰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子也闗羊衜有人物之鑒往干之衜曰多事之世尚書劇曹郎才也是時校事吕壹操弄權柄大臣畏偪莫有敢言衜曰非李衡無能困之者遂共薦為郎權引見衡口陳壹姧短數千言權有愧色數月壹被誅而衡大見顯擢後嘗為諸葛恪司馬恪被誅求為丹陽太守時孫休在郡治衡數以法繩之妻習氏每諫衡衡不從會休立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遂欲奔魏妻曰

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既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見中國人乎衡曰計何所出妻曰琅琊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果得無恙又加威遠將軍授以棨戟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氾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株臨死勑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

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用耳衡亡後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家失十户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遣為宅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為吳末衡甘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家道殷足晉咸康中其宅上枯樹猶在

時偉按建興十二年孔明師出武功屯田渭濵約吳

同時大舉向使營星助曜魏不支矣即元遜所謂吴攻其東漢入其西彼救西則東虛重東則西輕蓋良筴也元遜不死伯約不孤漢事或未可知而天不祚漢可為永恨若元遜不負門風雅志忠孝千載而下猶凜凜生氣足繼周公瑾魯子敬云

諸葛忠武書卷四